

# Newsletter



NTHU

國立清華大學臺灣研究教師在職進修碩士學位班

## 文學與繪畫，我在笠山下—— 自身創作與文本的對話

講者：鍾舜文（畫家）  
主持：陳萬益（清華大學臺灣文學所兼任教授）  
時間：2026年5月6日（三）  
地點：人社院A309  
側記：呂函螢（清大台文所博士生）  
課程：現台灣作家論專題：鍾理和的生平與文學

主辦單位：國立清華大學臺灣研究教師在職專班  
協辦單位：國立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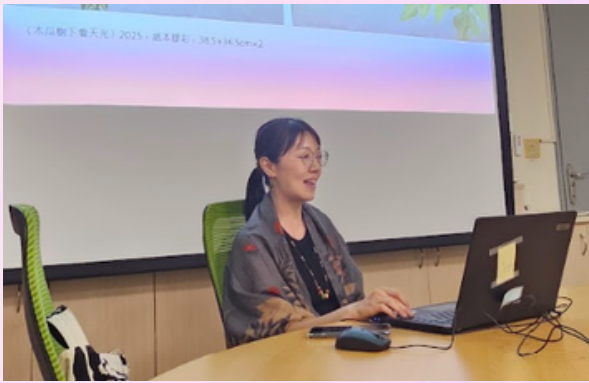
鍾舜文，是以最溫柔且貼近生命的方式，將家族中那些細微的行止、浸潤著情感的家庭氛圍，以及日常生活中那些看似平凡卻意義非凡的故事，轉化為演講中每一個動人的段落主題。她以主題式的敘事手法，訴說著文學的深邃與繪畫的靈動，如何在她的生命中交織融合，最終構成她獨特的藝術風景。透過這樣的分享，她也細膩地闡述了，這些屬於「家」的珍貴記憶，是如何在她的創作與生命中，被細細留存下來的。

### 家族記憶的傳承

家族的記憶，仿若三代人各自透過生命之眼，以獨特的手法，將眼前的家人溫柔描繪。繪畫的基因，似乎也在其中靜靜流淌。祖父鍾理和，最初懷抱著畫家之夢，然而在務實的客家人眼中，這條無法養家糊口的路徑，最終只能被現實扼殺。這份未竟的天賦，卻似乎悄然傳承。父親鍾鐵民亦展現了繪畫上的天分，而講者鍾舜文，也深刻感受到自身筆下的色彩，正是這份家族天賦的延續。

繪畫的起點，對於鍾舜文而言，竟是源自父親鍾鐵民那微微彎曲的背脊。由於父親長年為脊椎結核所苦，身軀九十度駝背，飽受不適，因此常常喚她幫忙槌背。年幼的她，曾為此感到一陣不平，明明上有兩位姊姊，這份槌背的責任卻總是落在她肩上。但也正因如此，父親的背，成為她童年記憶中最深刻的畫面，甚至凝結成她人生中第一張珍貴的膠彩作品，名為「父親睡著的背」。





尤其當她離家求學，每次歸家，總會驚覺父親的髮絲益發稀疏，這份景象帶給她某種難以言喻的、害怕「消失」的深層焦慮。於是，她開始萌生透過繪畫，將生命中這些曾經存在、備受珍愛的家人「定格」下來，以此方式溫柔收藏的渴望。

有一段時光，家中祖父鍾理和與父親鍾鐵民皆因病臥床，這份情境，在鍾鐵民年輕時的創作〈慘變〉中，便可窺見那份病中的心境。父子倆病榻相依，相互打氣。父親鍾鐵民亦懷抱著可以重返學校的期許養病，當時他病中的心境與變化，都在作品中流露無遺。後來，〈新生〉一篇更詳細提及鍾鐵民的病情，甚至一度被醫生宣告可能再也無法行走，但他堅韌的意志力卻始終未曾動搖，即使接受手術，也未曾哼過一聲痛。在鍾舜文童年的記憶裡，最常看到的是父親側臥的身影，身穿那件熟悉的白色汗衫，帶著些許泛黃的痕跡與專屬於父親的體味。直到父親離世，衣櫃中依然縈繞著那熟悉的味道。然而，約莫兩、三年後，那味道終究也散去了，父親的存在，彷彿真的就此完全消散於這塵世之間。

### 祖母溫暖的手

在祖父鍾理和的筆下，浪漫的情境總是稀有難尋，唯獨在〈同姓之婚〉這篇作品中，當他描繪妻子鍾台妹時，才透出一絲淺淺的「粉紅泡泡」般的溫柔想像。然而，現實中的鍾台妹，卻是一位性子急、凡事務實的女性，她深得鍾家人的疼愛與照顧，卻也背負著「同姓」這個難以言喻的世俗阻礙。鍾理和過世後，她並未沉湎於悲傷，反而展現出驚人的強悍，一生勤勞不懈，總是靜不下來，甚至隨身攜帶著一把鐮刀。身為從小跟著祖母長大的鍾舜文，透過長期的細膩觀察，記憶中祖母最常做的，便是安靜地坐在她專屬的椅子上，忙碌著自己的事，即便電視開著，眼神也未曾特別專注。

祖母雖然沒有機會接受什麼正規教育，卻擁有無數的生活智慧，口中總能說出許多深刻的諺語，教導著晚輩。曾有記者好奇地問及鍾台妹，倘若時光能夠倒流，她是否還會義無反顧地跟著鍾理和離家？她僅是淡淡卻堅定地回了一句：「她還能怎麼選擇呢？」這句樸實而深沉的回答，足以見證她對祖父那份無悔、不渝的深愛。祖母也特別喜歡牽著旁人的手，那雙歷經歲月的雙手，皮膚既薄又易泛青。鍾舜文深知這份珍貴，於是將祖母使用各種器物時那雙手的影像記錄下來，以此方式，永恆保存屬於祖母的生命記憶。





### 堅韌的母親畫像

在鍾舜文的記憶深處，父母親的婚禮過程充滿了挑戰與愛的印記。那時，美濃的路況蜿蜒崎嶇，新娘必須身著婚紗，在新郎的身後，一步一步緩緩步行，方能抵達未來家的門檻。而父親鍾鐵民曾認為結婚與戀愛並非絕對劃等號，即使年輕時也曾有過轟轟烈烈的愛情，卻終究未能開花結果。然而，面對後來的妻子，一切似乎水到渠成般自然，兩人便攜手步入了婚姻殿堂。

由於父親身體的緣故，家中所有粗重的工作，都由母親一人默默扛起。不僅如此，母親還要兼任司機，載著父親四處奔波演講。儘管肩負著如此沉重的辛勞，母親卻是一位充滿能量、活力四射的女性。鍾舜文將母親的「腳」作為觀察與呈現的載體，那雙腳終日圍繞著農作打轉，卻也象徵著母親在農忙之餘，難得的、短暫的休憩時光。

曾有一段時日，母親從事裁縫工作，鍾舜文因此常常陪伴著母親待在裁縫店裡。那段時間，她最常注視的，便是母親那雙巧手。再後來，隨著歲月流逝與家中照護的需求，母親在繁重的農事中，手指節開始變得粗大，那是一雙歷經風霜、充滿力量，卻又飽含著獨特生命之美的「勞動之手」。

鍾舜文一直渴望能將母親的形象繪製下來，她拍了不少母親的照片，卻直到自己結婚搬出家門，擁有了某種情感上的距離感之後，才真正有辦法，將心目中那份深刻而真實的母親身影，在畫布上細膩地描繪出來。

### 二姊怡彥的合影

在鍾舜文的心中，二姊怡彥（原名雨燕）有著一份格外深刻的生命印記。小時候，二姊不幸罹患白血病，那段治療的過程既痛苦又漫長，對幼小的心靈而言，更是難以承受的煎熬。然而，堅強的二姊卻常常反過來安慰著憂心忡忡的家人，她那份對生命的堅韌與求生意志，無疑是全家最溫暖的光芒。鍾舜文在自我回溯時，也深刻意識到，自身對於「消失」或「失去家人」的深層恐懼，一部分或許根植於童年時期，看著二姊頻繁進出醫院的記憶。

後來，當姊妹倆同住一個房間時，她發現姊姊陷入了熱戀。當時的她，一方面心中隱約期盼著姊姊能快點出嫁，好讓房間能夠回歸她獨享的清淨；然而，當姊姊真正步入婚姻的殿堂時，內心卻又湧現出萬分不捨的情緒。由於姊妹倆年齡相仿，甚至時常被誤認為雙胞胎，從小她們便形影不離，情感緊密相連。看著如今二姊戰勝了病魔，擁有了幸福而正常的人生與家庭，鍾舜文也由衷替她感到無比的欣慰與高興。

## 由家人而家鄉，再到笠山

從研究所畢業後，鍾舜文回到了故鄉美濃。恰巧就在菸葉於2017年正式廢止、一個時代緩緩落幕的時刻，她踏上了這片熟悉的土地。爲了紀念這段即將消逝的菸葉歲月，她拿起相機，以鏡頭記錄下那最後的容顏與痕跡。這份紀錄的使命感，更與家族的文學傳承血脈相連——祖父鍾理和與父親鍾鐵民，都曾各自以文字，深情描繪過種植菸葉的艱辛與日常。

菸葉的花朵，雖曾綻放得豔麗無比，卻從未被留存下來，因爲「煙花」在人們心中總帶著不吉利的寓意，無法成爲美好的記憶。過往，菸葉在繳菸廠中被細分爲八個等級，每一片葉子都承載著農人的汗水與期待。然而，隨著時代變遷，評等逐漸均質化，簡化爲僅有一到三等。在這片土地上，美濃人世代相傳著農業互助的溫暖，以「交換工」的方式，緊密連結彼此的生命。

鍾舜文的繪畫創作，始終以「人」、以「家人」爲核心。她的作品不僅捕捉視覺，更融入了記憶中的「氣味」。她將四季流轉對植物的影響，巧妙地織入畫作之中，讓照片的真實與畫筆的想像相互交錯，甚至穿插著詩句的書寫，構築起一個多層次的感官世界。在她的創作裡，無論描繪何種主題，都擁有一個被觀看的對象。然而，唯獨「笠山」是個例外——這座山無需被外在凝視，因爲它早已深深地烙印在她的心底，成爲無需觀看、卻永恆存在的精神原鄉。

